

清
褚稼軒著
堅瓠

集

第六冊

進步書
局校印



堅瓠六集序

劉子政號博極羣書所奏七略有雜小說二家而推原其出於古之議官稗官乃余考其篇目雜昉於黃帝史孔甲盤盂而小說則有堯務成湯伊尹文囂子說等篇若張平子所稱虞初九百又其後焉者也吾郡褚子稼軒好古多聞強識之士也所著堅瓠集次第鋟板流傳人間久矣茲復有全集之刻而乞其序於予褚子為吾友蒼書氏猶子蒼書言語妙天下業與諸公序作者之意及所以命名者揚摧無餘蘊矣余特取其有合於古之議官稗官以為將來志藝文者告焉或亦野史亭之一助云東海一老徐柯題於三千六百鈞臺

堅瓠六集卷之一目錄

翰林風月

東坡帶笠

春夢婆

董恢僦屋

錦城

西湖詞

小甘羅

詩贈幼妓

題柳

朋字未正

逸少聯句

解縉訴宰

鼓朝

聞蟬

員李幼穎

太公遇文王贊

頭插花枝

高明善對

山中宰相

格天閣頌

封厨娘

燒猪肉

孔贈密蘭沙

饒信經量

翠妃

袁長官女

金陵養閒

虞姬廟對

戲綵堂

長髯客

君山

題紙帳

却金亭

中流砥柱贊

藝祖屬猪

漢書下酒

小孩兒

于飛樂

讓牆基

山庄四樂

端明不受錢

陸滄浪

謝蝴蝶

于少保口占

章劉友善

驛壁詩

滕王閣望湖亭

造洛陽橋

陶穀草制

未生保

閒忙令

賦犬

詩媒

小九

趙松雪詞

佛印書壁

錢神論

李南金題像

張胡參禪

古今人相較

黃陵廟詩

堅瓠六集卷之一

清 長洲石農諸人獲學稼纂輯

翰林風月

王梅溪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此歐陽公贈王介甫詩也。介甫不敢為退之。故答詩云。他日畧曾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第介甫與退之優劣。必有能辨者。人謂歐陽公此詩移贈蘇東坡。則贈者無失言。當者無愧色。

東坡帶笠

蘇子瞻在儋耳。聞黎子雲城南載酒堂頗佳。一日訪之。午後回遇雨。從農家借笠着履。路旁小兒相隨爭笑。邑犬羣吠。以為異人。竹坡周少隱詩云。持節休誇海上蘇。前身應是牧羊奴。為嫌朱紱當年夢。故作黃冠一笑娛。遺跡與公歸物外。清風為我襲衣襦。憑誰喚起王摩詰。畫作東坡帶笠圖。

春夢婆

侯鯖錄。東坡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田畝間。所歌者蓋隱詞也。饒婦年七十云。內翰

昔日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人呼為春夢婆。一日坡被酒獨行。遍至子雲諸黎之舍。作詩云。符老風流可奈何。朱顏減盡鬢絲多。投梭每困東隣女。換扇惟逢春夢婆。

董恢僦屋

山房隨筆。至元戊寅己卯間。江陵董恢居太原。任丁角酒稅副使。僦屋以居。賦詩云。白髮蒼蒼一腐儒。行無轍迹住無廬。鄧林萬頃青青木。肯為鷦鷯借一枝。○翠閣朱樓鎖掩扉。尋常燕子不能歸。落花吹汎東風面。遠遍芳簷無處依。

錦城

孟蜀後主昶。於羅城多種芙蓉花。開時四十里如鋪錦繡。高下相照。張立作詩諷之。曰。四十里城花發時。錦囊高下照坤維。雖妝蜀國三秋景。難入盛風七月詩。及後朝政亂。立又為詩曰。去年今日到成都。城上芙蓉錦繡舒。今日重來舊遊處。此花憔悴不如初。能以詩諷諫者矣。羣談採餘。作三國蜀後主誤。○天中記。後主昶於成都城上種芙蓉。花開如錦。因名錦官城。一曰江山明媚如錦也。或曰錦官如銅官鹽官之類。范至能鎮成都有錦官集。少陵詩。花重錦官城。集中凡四見。蜀本作錦官城。

西湖詞

錢塘瞿宗吉。祐學博才贍風致俊朗。作西湖四時望江南詞云。西湖景。春日最宜晴。花底管絃公子宴。水邊羅綺麗人行。十里按歌聲。西湖景。夏日正堪遊。金勒馬嘶垂柳岸。紅妝人泛採蓮舟。驚起水中鷗。西湖景。秋日更宜觀。桂子岡巒金粟富。芙蓉洲渚彩雲間。爽氣滿前山。西湖景。冬日轉清奇。賞雪樓臺評酒價。觀梅園圃訂春期。共醉太平時。

小甘羅

羣談採餘。溫州任道遜。年十歲。以善書貢入京。明英宗令書龍鳳二字。甚工。乃出對曰。九重殿上書龍鳳。對曰。百尺樓頭望斗牛。上喜。賜予甚厚。時朝臣某足成一詩云。年比甘羅少二週。山川毓秀出溫州。九重殿上書龍鳳。百尺樓頭望斗牛。金馬玉堂身已貴。青燈黃卷業還修。他時大展經綸手。重沐恩波拜冕旒。後仕至太常。

詩贈幼妓

崇安翁仲和。邁幼聰敏。博記能文。年十二。邑宰歐陽竦以對試之云。笋出鑽鑽天。邁應聲曰。葦生釘釘地。宰大器之。郡守元暕以其幼。不甚禮焉。扣之曰。小解元所讀何書。邁答曰。無書不讀。日下所講者。詩之相鼠耳。知其譏已。疑其未能文也。逮宴。復命十二歲小妓乞詩。邁即題云。年未十三四。嬌羞懶舉頭。爾心還似我。全未識風流。守

大稱賞

題柳

浦城練葆光。亨甫年八歲侍伯父出遊。葆光以手搔頭。伯父戲之曰。猴悲摸索頭。葆光應聲曰。虎怒縱橫步。又指道旁松曰。喬松夭矯龍蛇勢。葆光曰。怪石巉巖虎豹形。年十四。以所業見王安石。王喜之。呼為小友。表除崇文館說書。從高遵裕西征。途中題詩云。靈州城下千株柳。忽被官軍砍作薪。他日玉關歸去後。將何攀折贈行人。

朋字未正

唐玄宗封泰山。劉晏年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張說試之曰。國瑞也。授太子正字。上戲之曰。汝為正字。正得幾字。晏對曰。餘字皆正。惟朋字未正。晏坐貴妃膝上。親為總髻。宮人遺花投果。公卿邀請旁午。名振一時。一日上御勤政樓。大張聲樂。時教坊有王大娘。善戴百尺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而舞不輟。命晏作詩。晏即吟曰。樓頭百戰競爭新。惟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着人。上與妃及嬪御皆歡笑。因命牙笏紋袍賜之。

逸少聯句

蘇州劉逸少。年十一。文辭精敏。有老成體。其師潘閭。攜見長洲宰王元之。吳縣宰羅思純。二公召試之。與之聯句。畧不淹思。羅曰。無風烟焰直。劉曰。有月竹陰寒。羅曰。日移竹影侵碁局。劉曰。風遞花香入酒樽。王曰。風雨江城暮。劉曰。波濤海寺秋。王曰。一回酒渴思吞海。劉曰。幾度詩狂欲上天。凡數十聯。二公驚異。聞於朝。賜進士及第。

解大紳訴宰

解大紳。縉七歲時。母孀居。苦於徭役。解具訴於縣宰。併系以詩曰。母在家中守父憂。却教兒子訴原由。他年諒有相逢日。好把春風判筆頭。宰疑假手於人。復令賦堂下小松。縉應聲曰。小小青松未出欄。枝枝葉葉耐霜寒。如今正好低頭看。他日參天仰面難。宰大奇之。遂蠲其稅。○按縉第後。高皇親拔為庶吉士。日侍左右。特被寵眷。沈縉袁泰輩忘之者衆。高皇慮縉少涵養。將為衆所傾。召其父至。諭之歸。期以十年。後來朝當大用。乃知前詩好事者所為也。

鼓嘲

南史載高爽題鼓嘲孫梔云。身有八尺圍。腹內無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渠央。○又神仙伊用昌夫婦咏鼓詞云。釘着不知侵骨髓。打來只是沒心肝。空腹被人謾。

聞蟬

吳興陸蒙老為晉陵宰。喜作詩。時州幕官有好譏謗同列者。一日同會。忽聞蟬聲。幕官請陸咏之。陸即賦詩云。綠陰深處汝行藏。風露從來是稻梁。莫向高枝縱繁響。也應回首顧螳螂。其人愧悟。

員李幼穎

唐玄宗時。員儼年九歲。詞辯注射。坐人皆驚。帝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儼豈有類若者。儼跪曰。臣舅子李泌年七歲。有書萬軸。覽過不忘。帝即召至。方與張說觀奕。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曰。願聞其畧。說曰。方若碁局。圓若碁子。動若碁生。靜若碁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呼為小友。因賀帝得奇童。年九歲。賦長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平生志氣多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歌成傳寫。人皆稱賞。

太公遇文王贊

王勃少能文。詞章蓋世。文中子命題太公遇文王贊。勃曰。姬昌好德。呂望潛華。城闕

雖近風雲尚賒。漁舟倚石。釣浦橫沙。路幽山僻。溪深岸斜。豹韜懷惡。龍鈴辟邪。雖逢切近。猶得安車。君王握手。何期晚耶。

頭插花枝

孫周翰自幼精敏。其父穆之。攜見郡侯。時值賞春。侯與座客簪花。因命周翰曰。口吹楊柳成新曲。翰曰。頭插花枝學後生。侯笑曰。何遽戲老夫。

高明善對

瑞安高則誠。明少辯慧。善屬對。年六歲。父會客。明從桌邊竊食。客曰。令郎捷對。敢請試之。曰。小兒不識道理。上桌偷食。明對曰。村人有甚文章。中場出對。客曰。細頸壺頭。敢向腰間出嘴。明曰。平頭鎖子。却從肚裏生繻。及長。下筆成章。

山中宰相

寧宗朝。韓侂胄以定策功。進位太師。威權隆重。天子拱手而已。一日過南園山莊。趙師畢偕行。至東村別墅。桑麻掩映。雞犬相聞。一牧童騎犢。且行且歌曰。朝出耕田暮飯牛。林泉風月兩悠悠。九重雖竊阿衡貴。爭得功名到白頭。師畢呵曰。平章在此。牧童笑曰。但識山中宰相。安知朝內平章。胄曰。宰相何人。奈未識荆童。曰。公如欲見。枉

駕草廬。至則竹籬茅舍。石磴藤床。屏間有二詩云。病國妨賢主勢孤。生民無計樂樵蘇。偽名枉玷朱元晦。謀逆空污趙汝愚。羊質虎皮千載恥。民膏血脈一時枯。若知不可同安樂。早買扁舟客五湖。定策微勞總是空。一時狐假虎威風。不知積下滔天罪。尚欲謀成蓋世功。披露姦心愚幼主。彰聞惡德辱先公。玉津園內行天討。怨血空流杜宇紅。胄勃然變色。方欲促駕。童曰。主人至矣。見一叟。龐眉鶴髮。深衣幅巾。扶筇而來。年可七八旬。態度閑雅。自稱袁處士。揖胄進曰。貴人光賁。有失祗迎。乞恕不恭。揖遜而坐。胄徐曰。屏間之詩。何人所作。處士答曰。老朽寫懷。不意見讓於貴人也。胄曰。軍國重事。誰敢私議。處士笑曰。太師挾振主之威。操不賞之權。羣小盈朝。國事日非。土崩瓦解。可立而待。雖欲建恢復之功。誠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騷動矣。愚意勢倒冰山。危如朝露。誠孔子所謂不在顯與。而在蕭牆之內也。太師其審圖之。胄面色如土。左右欲兵之。胄歎曰。真諒士也。扶而去之。後胄用師果無功效。未幾禍作。為史彌遠誅於玉津園。

格天閣頌

秦檜當國。建一德格天之閣。有朝士賀以啟云。我聞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于

今微管仲吾其左袵。檜大喜超擢之。又有選人投詩云。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燒銀燭照娥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檜尤喜。即與改秩。

封厨娘

宋高宗宴大臣。見張循王俊持一扇。有玉孩兒扇墜。高宗識是十年前往四明。誤落於水。屢網不獲。乃詢於俊。俊對曰。臣於清河坊鋪家買得。說是候潮門陳宅厨娘破黃花魚腹中得之。高宗大悅。以為失物復得。二聖可還之兆。乃封厨娘。

燒猪肉

東坡喜食燒猪肉。佛印住金山時。每燒猪以待。一日為人竊食。坡至無矣。戲作詩曰。遠公沽酒飲陶潛。佛印燒猪待子瞻。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又在黃岡時。戲作食肉詩云。淨洗鑊。少着水。柴頭爇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時他自美。黃州好猪肉。價賤如泥土。貴者不肯吃。貧者不解煮。早晨起來打兩碗。飽得自家君莫管。此東坡以文滑稽。而雲仙散錄載黃昇日食鹿肉二觔。自晨煮至午。則曰。火候足矣。乃知坡老雖食肉。亦用故事。

北贈密蘭沙

元至順辛未間。福建廉訪使密蘭沙求仙。紫姑降筆云。刀筆相從四十年。非非是是萬千千。一家富貴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牙笏紫袍今已矣。芒屨竹杖任悠然。有人問我蓬萊事。雲在青山水鶴一作鶴在天。

饒信經量

理宗淳祐壬子。饒信行經量鄱陽。以邑庠置局。有題詩云。大成殿下水漫漫。堂上盡是經量官。孔子回頭顧孟子。是你說出許多般。又有沁園春詞云。道過江南。泥牆粉壁。右具在。前述何縣何鄉里。住何人地。佃何人田。氣象蕭條。生靈憔悴。經界從來未必然。惟何甚。為官為己。不把人憐。思量幾許山川。況土地分張又百年。西蜀巉巖。雲迷鳥道。兩淮清野。日警狼烟。宰相弄權。姦人罔上。誰念干戈未息肩。大地何須經理。萬取千焉。○度宗咸淳甲子。又復經量湖南等處。時有詩云。失淮失蜀失荆襄。却把江南寸寸量。一寸縱教添一丈。也應不似舊封疆。與首集幾賈似道詩相似又有一剪梅詞云。宰相巍巍坐廟堂。說着經量。便要經量。那個臣僚。上第一章。頭說經量。尾說經量。輕狂太守在吾邦。聞說經量。星夜經量。山東河北久拋荒。好去經量。胡不經量。

宸濠內寵甚盛。有紫妃者居紫竹宮。衣紫。素妃者居素英宮。素妝。翠妃者居綠英宮。飾綠翠。能吟善書。尤被寵幸。宮四壁皆列巨鑑。光瑩精明。每與宴狎。鑑中諸影。妖媚百出。又于陽春書院。疊石成山。掘地數十畝為大池。夏時芰荷芬馥。濠與諸妃盡日宴樂。宮娥靚妝綃衣。浮小畫艇。歌采蓮曲。沿池蕩漾。時摘花果。進以侑酒。翠妃嘗咏梅花云。繡鍼刺破紙糊窗。引透寒梅一線香。螻蟻也知春色好。倒拖花片上東牆。甚為濠所賞。後事敗。翠妃為一知縣掠去。又有趣妃為舒國裳所得。

袁長官女

孫恪遊洛中。覩大第叩扉。有女子摘萱草吟云。彼見是忘憂。我見同萱草。青山與白雲。方長我懷抱。青衣曰。故袁長官女。求適人。恪遂納為室。治家有法。生二子。恪為南海經畧判官。至端州峽山寺。袁氏欲至寺訪舊識。若熟其道徑。持碧玉環獻僧曰。此是院寺舊物。齋罷有猿數十。下高松。袁氏惻然。題壁曰。無端造化幾湮沉。罔被恩情役此心。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烟霧深。遂化為老猿。躍樹而去。恪驚異。詢僧。僧悟為沙彌時養一猿。高力士愛其黠慧。以束帛易之。獻上陽宮。安史之亂。不知所之。碧玉環乃胡人所施繫於猿項者。

金陵養閒

張忠定詠少時謁陳圖南於華山。欲留同隱。圖南曰：他人不可留。如公者，吾當分半以相奉。但公方有官職，未可議此。其勢如失火人家，專待君救，豈可不赴？贈以詩曰：自吳入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養閒散，亦須多謝髻邊瘡。始皆不喻。後更鎮杭，瘡發於頂，遂自請得金陵醫治。

虞姬廟對

倪鴻寶元珞題上虞縣虞姬廟對聯云：今尚祀虞。漢世已無高后廟。斯真霸越西施。羞上范家船。按光武時斥呂后，而以文帝母薄太后配祀高帝。

戲綵堂

趙閱道抃致任家居。子岷倅溫州，迎以就養，作戲綵堂。閱道題詩堂中云：我想堂中樂可知。優游踰月意忘歸。老萊不及吾兒少，且看朱衣勝彩衣。

長髯客

嘉靖初，吳縣殷秀才嘗遇客道上。修髯過腹，餘髭垂兩頤，拂唇而下者猶尺許。殷心念彼飲食作何狀，遂前揖之。因叩姓名，邀入酒肆，設饌對酌。客出袖中小銀鉤，絡雙